

香火

XIANG HUO

香火

范小青

长篇小说系列

FAN XIAO QI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香火

XIANG HUO

范小青

长篇小说系列

FAN XIAO QI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火/范小青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(范小青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0982-1

I. ①香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0702号

责任编辑 包兰英

装帧设计 陶雷

责任印制 史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数 215千字

开本 68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 16.5 插页3

印数 1—5000

版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

印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978-7-02-010982-1

定价 31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第 1 章

那和尚回头看了香火一眼，说：“阿弥陀佛，草长得比菜都高了。”说罢就盘腿坐下，两眼一闭，念起经来。

香火却不依他，回嘴说：“这么辣的太阳，村里的人也要躲一躲，难道做一个香火倒比做农民还吃苦？”

和尚不搭理他，自顾说道：“早也阿弥陀，晚也阿弥陀，纵饶忙似箭，不忘阿弥陀。”

香火气道：“你还好意思说忙似箭，究竟是谁忙似箭？早知这样，我才不来你这破庙里当香火。”

和尚要香火去菜地干活，否则庙里要香火干什么。香火却偏不服他，又去挑逗他说：“谁想到一个和尚这么难说话，比周扒皮还难说话。”他一边说话，一边在和尚身边绕来绕去，企图干扰他，但和尚不受香火的干扰，他闭着眼睛，根本看不见眼前有这个人。

香火又拿话激他说：“你念阿弥陀佛一点用也没有，我又不是孙悟空，你也不是如来佛，你念破了嘴皮子我头也不疼。”

又挖苦和尚说：“看见大佛笃笃拜，看见小佛踢一脚”，“阿弥陀佛不离口，手中捻着加二斗”，等等。

话是说了又说，气却没有泄出来，香火也知那和尚不会理睬他，便使出本领，将气撒到爹的头上，念道：“爹啊爹啊，世上哪有

你这样的爹。”停顿一下，仍觉不够，重又念：“爹啊爹啊，世上没有你这样的爹。”

这本领果然了得，引那和尚开口道：“怎么怨得着你爹。”

香火道：“不怨他怨谁，要不是他，我就不会来当这受苦受累的香火。”

和尚说：“冤枉你爹，明明是你自己要当香火的。”

香火无赖说：“就算是我自己要当，但是爹为什么要同意，他应该拉住我，不让我来，他不但不拉我，竟然还亲自把我送到庙里来，怕我在半路上逃走。”

又说：“奇了，我爹又不是你爹，干吗你要帮他说话？”

和尚说：“算了算了，看在你爹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计较。”

香火不服说：“怎么看我爹的面子，我在这里辛辛苦苦伺候你，你不看我的面子，反倒要看我爹的面子，这算什么道理。”

和尚说：“连爹的醋也要吃。”

香火说：“这是我和我爹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”

和尚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我也不说了，我说什么你爹也听不见，只有你说了，你爹才听得见。”

香火怀疑道：“我爹对我有那么好吗？”

和尚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你自己知道。”终于睁开了眼，朝香火看了一下，这一看，和尚顿时明白过来了，差点又着了他的道儿，幡然省悟，断然不再与他啰唆，说道：“不说爹了，说你自己吧，你到菜地锄了草，太阳下山的时候，还要挑水浇地，然后还要煮晚饭，还有好多活要干呢，你抓紧点吧。”

木鱼也敲妥了，经也念罢了，从蒲团上起了身，不紧不慢朝后院去了。

香火被撂在那里，愣愣地瞧了瞧殿门柱上一副对子：“绳床上坐全身活，布袋里藏两大宽。”气道：“那是活的你们和尚，那是宽的你们僧人。”口干舌燥，想着菜地上的菜被晒了一天后又浇了

凉水的那个惬意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骂不着别人，骂起菜来：“我一身臭汗还没得洗凉水澡呢，你们的福气难不成比我好？菜天生是给人吃的，哪有叫人去伺候菜的，这没道理。”

他当然不去菜地，他没那么勤快，只管往前院树荫下偷懒去，背靠在树干上打瞌睡。

起先有一只知了在头顶上噪叫，香火找了一根长竹竿捅过后，知了不叫了。可刚刚闭上眼睛，就见那知了“忽”地变成一个火团腾飞起来，把香火吓一大跳，赶紧睁开眼睛，就看到大师父正从那个高高的门槛里跨出来，他穿着布鞋，鞋子很软很薄。

香火惊奇，大师父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，他是怎么听到声音的呢，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。

大师父换了一件新的袈裟。香火还是头一回见他穿得这么精神，忍不住“啧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人靠衣装，大师父，你像是换了一个人哎。”

大师父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今天要来人了。”

香火没听懂，茫然地看着大师父，想听他再说一遍，再说清楚一点。但他知道那是痴心妄想。大师父说话，从来都只说一遍，大概因为念阿弥陀佛念得太多，所以别的什么话都懒得多说。

大师父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差不多正是胡司令他们从公社出发的时间。

香火始终没能搞清楚，大师父是怎么知道的。一直到许多年以后，香火还在想着这件事情。

香火迷惑不解地看着大师父不急不忙地走到院子当中，站在大太阳底下。

香火好奇地说：“大师父，你干什么？”

大师父站在当院搁着的那口缸前，朝缸里探了一下。

那口大缸香火早就探过，里边什么也没有，只是扔了一些稻草，有什么好探的呢。

大师父并不着急,但也不缓慢,他朝缸里探了一探后,就竖直了身子,双手搁在缸沿上,这个动作让香火一下看出来,大师父好像要到缸里去。

大师父身子有点胖,而且年纪也蛮大了,看他老态龙钟的样子,香火觉得他是爬不进去的,正这么想着,就见大师父两手轻轻一按缸沿,“哧溜”一下就蹿了上去,在缸沿上蹲了片刻,大师父的身子就飘了起来,轻轻的像一片灰,一晃之间,大师父就落到缸里去了。

香火惊了一会儿,等慢慢地回了些神,赶紧到缸那边去探望,大师父已经盘腿坐定在缸里了。那缸不大不小,大师父放在里边不松不紧,恰恰好。

香火忍不住“啊哈”笑了一声,说:“大师父,这口缸好像就是为你定做的。”但是他并不知道大师父要干什么,用心想了想,似乎有点明白了,饶舌说:“大师父,你练气功啊?”

这时候,大师父不再说话,也不再念阿弥陀佛了。

院子里忽然静下来,一点声音也没有,知了也不叫唤了,香火忽地打了一个冷战。大热天没来由地打冷战,那必是有鬼经过人的身边,吹的鬼风。

香火赶紧喊二师父。二师父没应答,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又喊了几声小师父,其实也知道喊他无用,那小和尚昨天已经出门去了,背了一个大包袱,恐怕不是一两天回得来。

既然喊和尚都喊不动,只有喊爹来给自己壮胆,香火喊道:“爹啊爹啊,你又不怕鬼,我又死怕鬼,应该你来当香火才对啊。”

身上仍然冷飕飕的,又继续道:“爹啊爹,你明明知道庙里鬼头鬼脑,你还把我送来当香火,孔常灵,孔常灵,你不是我的爹,我不是你的儿,我不是你养的,我是和尚养的。”

又喊上了爹的大名,又说了这么歹毒忤逆的话,算是泄了点心头之气,但身上还是横竖不舒服,想必是大师父那势态作怪作的,

赶紧离开大师父，往大殿里去找菩萨保佑。

刚要拔腿，猛地听到有人敲庙门，喊：“香火！香火！”

香火听出来正是他爹，心头一喜，胆子来了，赶紧去开了庙门，说：“爹，是不是有事情了。”

爹奇怪地看看香火说：“香火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香火得意说：“我就知道有事情了。”

爹朝着香火拱了拱手，说：“香火，你当了香火，果然料事如神。”

香火身子歪开来，不受他爹的拱拜，说：“你别拱我，我又不是菩萨。”

爹说：“香火，胡司令已经出发了，马上要来敲菩萨，三官让我来给你师父报个信，好让你们有个准备。”

香火立刻“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敲菩萨？那怎么行？敲掉了菩萨我怎么办？”

爹不说怎么办，只说：“香火，三官交代了，等一会儿胡司令来了，你不能说是三官报的信啊。”

香火说：“那是谁报的信？”

爹说：“是我呀。”

香火说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爹说：“听三官说的。”

香火说：“那还不等于是三官报的信。”

爹说：“反正你别说报信的事，我得走了，怕胡司令顺道进村，把东西给抄了。”

香火说：“什么东西？原来你有东西？”

爹一听，慌了，急忙说：“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”不敢恋战，拔腿要走，却又放心不下，叮嘱道：“香火，菩萨要紧，你赶紧告诉你大师父。”

香火哪里听信爹的，跟他饶嘴舌道：“我告诉大师父，是让

大师父保佑菩萨呢，还是让菩萨保佑大师父？”

爹一听，眼神就耷拉了下来，可怜巴巴说：“香火，你当了香火，嘴巴还这么刻薄。”

香火“嘻”一笑，道：“刻薄不蚀本，忠厚不赚钱。”

爹急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是刻薄不赚钱，忠厚不蚀本。”

香火说：“爹你才错了呢，你自己忠厚不忠厚？你忠厚得把老本都蚀光了，把儿子都蚀到庙里当香火了，还不蚀本啊？”

爹两头惦记，心里焦虑，脚下就犹豫起来。

香火看爹那模样，似乎要留下来帮他，他却只管惦记爹的东西，赶紧说：“爹，你快快回去藏好你的东西吧，别给胡司令瞧了去。”见他爹仍腻腻歪歪，欲走欲留，赶紧又说道：“爹，你放心，我家师父是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，一颗骰子能掷出七个点。”

爹不怀疑，点头称是：“我一看你家师父，就是个抿嘴菩萨——不怕红脸关公，就怕抿嘴菩萨，那胡司令，顶多是个红脸关公而已。”

这才放心而去。

爹这一走，香火才着了急，暗想道：“假如菩萨真的被胡司令敲掉了，庙里没有菩萨，算个什么庙，也不会有人来拜佛了，也不会有人来上香了，和尚的饭碗没有了，香火的饭碗也没有了。”

赶紧去报大师父，走到缸边，见大师父还是刚才进去时那样子，盘腿坐着，一动不动，双手合十，眼睛也闭上了，再仔细看，又觉得眼睛好像还张开着，这又像开又像闭的，叫人看了心里不受用，香火赶紧说：“大师父，你莫吓人啊。”

大师父不吱声。香火见他这样子，浑身已没了劲道，手足都酥软，知道拿他没办法了。这大师父一旦闭了眼睛，就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。

香火一时不知该怎么办，心里有点恼，嘀咕说：“不管菩萨了？连和尚都不管菩萨了，这算什么？”

嘀咕了两句,把自己的火气又嘀咕起来了,竟然忘记了缸里这个人 是庙里的掌门和尚,是大师父,就用手去推他,要把他推醒,让他起来阻止胡司令敲饭碗。

奇的是香火这手还没有伸出去呢,大师父的身子已经往下缩了一下。

大师父这一缩,香火方才明白了,心想道:“原来你爬进缸里就是为了躲避的,我还以为你装神弄鬼有一套,一颗骰子掷七点呢,却原来你一颗骰子连一个点也没掷出来。”

再往仔细里瞧,这口缸好像就是为了让大师父躲藏才一直搁在这里的,因为它不大不小,正好装下大师父的身体,还垫些稻草,好让大师父坐在里边屁股不硌疼。

不过香火最后还是发现了一点问题,缸稍稍矮了一点,大师父的身子装进去了,脑袋还露出小半截,因为它光光的,所以特别亮,特别容易被人发现,进院子的人,肯定第一眼就会看到这半个光脑袋。

香火说:“大师父,你躲不过的,这口缸,连个盖都没有,他们肯定会找到你的。”

又说:“大师父,你倒是躲着地方了,二师父肯定也找到地方躲了,小师父更不要脸,干脆就逃走了,我怎么办呢?难道你们和尚不管菩萨,倒叫我一个香火来管菩萨,没这道理的。”

又再说:“我以为我做香火,菩萨也会对我好的,其实不是这样,菩萨只对你们好,对我又不好,凭什么要我管它?”

任凭香火怎么说,大师父也不吱声,香火无计可施,便自我安慰说:“大师父,你躲吧,我不躲了,胡司令不会拿我怎么样的,我爹是他的隔房老娘舅,他爹是我爹的什么什么。”

大师父的光头被太阳照得像一盏灯,耀着香火的眼睛,他有点晕,但脑子却还清醒,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师父这样躲着,甚是丢人,想了一想,有计策了,跑到灶间拿来一个碗罩,碗罩很大,正好扣在

缸沿上。

大师父被罩在乌赤赤的碗罩里，头上的光亮罩没了，就不那么引人注意了。

过了不多久，果然胡司令就带着一队人马来了。

爹走的时候庙门并没带上，半掩着，手一推就开了，不用轰的，但他们还是轰了几下，把庙门轰了一个洞，从洞里钻进来。

香火赶紧上前认亲，凑到胡司令的脸前说：“隔房哥哥，你来啦。”

司令眼睛向上翻。

“你喊谁呢？谁认得你？”

香火说：“咦，你不认得我啦，我是你爹——不对，你是我爹——不对——”

司令“啐”他一口，骂道：“什么你爹我爹，你有爹吗？”

香火道：“司令你贵人多忘事，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我还到过你家，给你爹你娘磕头的。”

司令说：“磕头？你敢封建迷信？”

旁边立刻就有人上前，伸手把香火推了一个趔趄，倒退了好几步。

香火气得骂人说：“司令，你六亲不认？”

司令这才伸出长长的手臂，对着他的队伍画了一个圆圈，说：“小和尚，你说对了，我们，六亲不认。”

香火不解，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六亲不认？”觉得这话没问在点子上，又赶紧辩解：“司令，我不是和尚，你看，我有头发的，和尚是光头。”

司令看了看香火的头发，不屑道：“你不是和尚，那你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是香火。”

“香火是什么东西？”

香火正想回答香火是什么东西，司令却制止了他，朝他劈了一下手臂，说：“四旧！封建迷信！”

香火赶紧说：“不对不对，香火是劳动人民。”

司令又狐疑地看看香火，怀疑道：“谁说香火是劳动人民？”

香火说：“香火在庙里低和尚几个等，打杂干活，庙里什么事情都是香火做的，扫地烧饭种菜浇水，一天做到晚，累也累死了，还不是劳动人民吗？”

司令虽然还有些疑惑，但暂时放弃了对香火的追查，问道：“你庙里的和尚呢？”

香火想必这个难题迟早是要摆到面前的，到底是保全自己还是保护师父，事先没来得及掂好分量，却已经有一个人注意到那口缸了，他大叫起来：“一个缸，一个缸！”

大家都看到那口缸了，但他们有些不明白，因为缸上不是盖了一个缸盖，而是顶了个什么东西。

司令一把揪住香火的衣领，把他提溜过来，问：“这是什么奇怪？”

香火扭了两下没扭出来，生生地被司令揪着，香火怕他扯烂衣领，只得踮起脚，让身子去跟着衣领子，边挣扎边说：“哎哟，衣领子，哎哟，衣领子，那不是奇怪，就是一口缸。”

司令说：“缸上顶了个什么奇怪？”

香火说：“没顶什么奇怪，就是一只碗罩。”

司令的人马哄笑起来，司令也笑了笑，放开了香火的衣领，说：“缸上顶碗罩，还不是奇怪？罩什么呢，难不成下面罩了一只老虎？”

大家又哄笑，有一个人嘲笑说：“罩只老鼠还差不多。”

司令举了棒要打这个碗罩，参谋长走上前来，挡住了司令。

香火这才看清了参谋长的面目，原来是认得的，隔壁村人氏，前一阵不干农活跑到乡里去了，原来是跟上胡司令了。他本名叫

孔万虎，现在改名叫参谋长了。

他对着那口缸左看右看看了半天，发话说：“司令且慢，从前听人说，和尚有金钟罩，谁若是打着了金钟罩，不光敲不烂它，自己的手臂会被震断。”

司令撇了撇嘴，显然不相信这种说法，但他手里的棒却挂了下来，可能对金钟罩吃不透，多少有点惧怕，回头对着香火大喝一声道：“小和尚，这分明不是碗罩，到底是什么罩？”

香火见司令满脸杀气，赶紧抱住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是和尚，我只是香火而已，你问大师父吧，你问二师父吧。”

二师父正在后边的茅坑蹲坑，他便秘，蹲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蹲出来，腿麻得不行了，猛地听到前面院子里有人大喝一声，二师父一哆嗦，裤带子掉粪坑里了。二师父提着裤子，两腿一瘸一拐地出来了。

大家盯住二师父这样子，都觉得他很奇怪。参谋长说：“你为什么提着裤子？”

二师父说：“我裤带子吊在粪坑里了。”

司令刚想上前，忽然又回头看看参谋长。参谋长沉吟了一下，点头说道：“是听说过，有提裤功。”

司令一愣，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参谋长说：“提着裤子跟你打。”

司令又一愣，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参谋长说：“牛吧，提着裤子，就是不用手，不用手就能打倒你。”

香火朝着参谋长瞧了瞧，暗想道：“这参谋长倒像是和尚派到胡司令身边去的奸细，专门在为和尚说话。其实和尚哪有这么厉害，我自打进了太平寺，就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练什么功，一天到晚就是坐在蒲团上念阿弥陀佛，扫把也拿不动，水也提不动，放屁都放不响。”

司令看了看被二师父提着的裤子，又看看二师父的胖脸，就不去动他了。他真是个欺软怕硬的司令，重又过来一把提了香火的衣领，好像那衣领是专门用来让他提的，他提起来那么顺手，那臭嘴就顶在香火的鼻子跟前，问道：“他是你们的当家和尚吗？”

香火如实交说道：“他是二师父，当家和尚是大师父。”

二师父急得说：“他瞎说，他瞎说，没有大师父，我就是大师父。”

司令不去治谎话连篇的二师父，却朝着香火乱嚷道：“小和尚，把你的大和尚交出来，不交出来就把你的脑袋当菩萨脑袋敲！”

香火才不愿意用自己的脑袋去顶替菩萨的脑袋，把大师父供出来，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本来就应该和尚管菩萨，要顶也应该让和尚的脑袋去顶菩萨的脑袋。

香火一张嘴，就要供出大师父，可忽然间胆又怯了，赶紧念叨几句给自己壮胆：“大师父，别怪我出卖你，你平时对我也不怎么样，我偷喝一碗粥你还要念阿弥陀佛来咒我，我现在也顾不得你了，我自己的脑袋也要紧的，没有脑袋就没有命了，没有命就是死人了，我不想当死人，我只好当叛徒了，可是当叛徒吧，又——”

香火胡乱念叨还没完没了，忽然间就有一声长嚎炸雷般地响了起来，简直是响彻云霄的响，简直是震耳欲聋的响，简直是稀奇百怪的响。

大家定睛一看，是二师父。

二师父双手提着裤子，对着院子里的那口缸“扑通”一下跪了下去，顿时间哭得“嗷嚎嗷嚎”的。

没人知道他哭的个什么，大家倒是对那口让二师父下跪的缸产生了兴趣，围到了缸前，透过碗罩，仔细了，才看到缸里有一个秃脑袋。

司令又愣了愣，他不知道这又是什么花招，站定了，半弓下腰，

离得远远的，伸长脖子朝缸里瞧。他的队伍也学着他的样子，半弓着腰，围成一个圈子对着那缸，却没有人敢再靠前。

还是香火过去揭开了碗罩，说：“你们看，没有什么，就是一个和尚，是我家大师父，他已经死了。”

司令的几个手下走近来看看，有一个胆子大的，用手去探探大师父的鼻子，回头向司令报告说：“没气了。”

司令生气道：“敢在你爷面前装死？你爷让你怎么死的，就怎么活过来。”

大师父身子已经僵硬了，怎么也拉不出来，众人使出吃奶的劲，才把他从缸里架了出来。

大师父果然是死了，奇怪的是，他被抬出来，放在地上，仍然还是在缸里的那个姿势，盘腿而坐，双手合十，双眼微闭，一点也没有改变。司令上前去踹一脚，大师父的身子竟像块石头，纹丝不动，倒把司令反弹了一个趔趄。

司令“呸”了一口道：“晦气！还没打就死了？你爷岂不是白跑了——呸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！”向众人一挥掌，喝道：“进去敲菩萨！”

二师父见他们要去敲菩萨，顾不上哭了，提着裤子又追又喊：“菩萨敲不得呀，菩萨敲不得呀。”

司令说：“怎么，你以为我们怕泥菩萨？”

二师父说：“你听说过孙悟空吗？孙悟空都弄不过菩萨，你敲谁都敢敲，可不敢敲菩萨。”

司令大怒道：“你爷不敢敲菩萨？你爷就敲给你看！”

二师父还在追着，还要说话，结果被参谋长伸腿绊了他一个狗吃屎，趴在门槛上不能动了。

众人拥进大殿，见到了菩萨，菩萨高高在上，司令的棒子只能敲到菩萨的一只鞋，司令转来转去不甘心，叫人去端梯子，他提一把大刀，对着空气挥动了几下，嘴里“哗嚓哗嚓”先练习一遍。

二师父趴在门槛上听到“哗嚓哗嚓”的声音，再次失声痛哭起来了：“菩萨呀，菩萨呀，菩萨保佑呀。”

众人听到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

“菩萨保佑谁呀，哈。”

“谁保佑菩萨呀，哈哈。”

端来梯子，司令动作利索，“唰唰唰”往上爬，大家伙也七手八脚地操起家伙，正呼呼生风，忽就听得“啪”的一声巨响，震得大家又蒙又晕，等定过神来一看，才发现是司令从梯子上掉下来了，趴在地上一声不吭，有人惊得脱口说：“死了？”

庙殿里顿时一片死静，过了片刻，才依稀听到司令闷哼哼闷哼哼的声音，知道没有死，大家赶紧过去拉，可一沾司令的手臂，司令就像弹簧一样弹了起来，死死抱住自己的一条胳膊，大喊：“啊呀哇，抽筋了！”

眼见着司令的一条胳膊翻、翻、翻，他怎么扯也扯不住，好像有一个大力士在扭他的手臂，一直扭了他个一百八十度的弯，整个扭成了一条反胳膊。

司令也不吵也不闹了，斜眼看着自己的反胳膊，眼泪和口水一起斜着流淌下来。又有人惊叫了一声：“中邪了。”

没有人呼应，知道自己说错了，吓得赶紧退到一边去了。

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两眼茫茫然，惊恐万状，参谋长虽作镇定，不露声色地观察着，但终究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，最后从牙缝里吐出了几个字：“奇怪，太奇怪！”

顿时间，司令的队伍大乱，众人夺路而逃，有人踩着了趴在门槛上的二师父，吓得跪下来磕头说：“大仙，大仙，我不是有意踩你的。”

片刻之后，人都散光了，乱哄哄的场面安静下来，二师父慢慢地从门槛那里爬起来，跪到菩萨面前，对着菩萨拜了拜，说：“菩萨，菩萨，我知道是你。”

香火奇道：“二师父，难道是菩萨扭断了胡司令的手臂？”一边说一边就把自己吓着了，赶紧拍胸口说：“二师父，你别吓我啊，菩萨一直站在那里，一动也没动，他是泥做的，他怎么会扭人啊？”

二师父说：“四月十四城隍庙轧神仙你去轧过吧，那就是轧吕洞宾，那一天吕洞宾会变成一个人，谁轧到他谁就有好运。”

香火说：“我是去过的，人轧人，鞋子都轧掉了，却没有轧到神仙。”

二师父说：“不是人人看得见的。”

说完了这句话，他的心思又回到大师父身上，重新又哭了起来。

香火回头看时，才发现刚才被架出来的大师父，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了缸里，仍然是那个姿势，碗罩也仍然罩在他头上。

香火过去揭开碗罩，笑道：“大师父，你装死装得真像，真的像个死人。”又说，“大师父，胡司令走了，参谋长也走了，你起来吧。”

大师父不理香火，香火又伸手推了推，感觉他的身子不像刚才那么僵硬了，软软的，但仍然一动不动，鼻子里也不出气。

香火奇道：“大师父，你的屏功怎么这么好？你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出气不吸气？”又回头跟二师父说，“我找根蟋蟀草来撩一撩大师父。”

二师父哭丧着脸道：“香火，师父不是装死，他是真死了。”

香火才不信他，说道：“刚才他们明明把大师父从缸里弄了出来，他要是死了，怎么自己又爬回缸里去呢？”

二师父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，鼻涕也很多，但他宁肯让眼泪流下来，却偏不让鼻涕流下来，下来了就“哧溜”一下提上去，下来了又“哧溜”一下提上去，“哧溜哧溜”的，两条鼻涕上上下下，弄得香火心里很烦，忍不住说：“二师父，你哭什么，你看大师父还在笑呢？”

二师父睁着泪眼一看，顿时止住了哭，说：“对呀，师父见